

24⁰⁹
22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独山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1. 1.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独山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独山县城全景



目 录

刘鹤鸣的生平事略.....	李祖明 (1)
万大章的一生.....	王维儒 吴家平 (25)
莫凤楼烈士生平.....	王维儒 吴家平 (34)
记徐幼常的一生.....	徐急文 (41)
雷马屏峨沐守备司令部起义前后	
..... 罗士彬 生前口述 王维儒 吴家平整理(1)	
回忆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从建立到起义改编.....	朱丽泉 (57)
桂南会战——夜袭小董.....	罗瑾怀 (75)
参加黔军三年亲历记.....	杨吉煜 (77)
个体工商户联营的先声——独山五兴联营社始末...	王维儒 (95)
民国年间独山金融市场点滴情况.....	李锡生 (104)
解放前独山商业点滴 (一)	
..... 郑雨农 邓琼圃 肖世明口述	
独山政协文史组整理(106)	
贵阳之行.....	杨吉煜 (110)
莫友芝生平简介.....	王维儒 吴家平 (118)

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参加辛亥革命经过.....	莫仲莹 遗著	(124)
王华裔在独山.....	杨吉煜	(135)
廖树培部进攻独山的见闻.....	杨吉煜	(137)
与旧礼教作斗争的独山妇女.....	李惕生	(140)
独山县历任守防驻军事略.....	邓显滋	(142)
麻尾镇小学简史.....	胡剑光	(150)
军阀混战时期的贵州人事(下)		
.....	万大率 遗著 徐惠文整理	(154)
续咸同光年间贵州各民族起义在独山的活动		
.....	邵善梁整理	(170)
独山清代诗选注.....	徐惠文	(178)

刘鹤鸣的生平事略

一、家世概况

刘鹤鸣先生（曾用名刘铁民）于公元一九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出生于贵州独山县马道子（今上道乡）纳湖村，原籍江西，移居来黔。祖父刘遵礼，父亲刘贤荣系自耕农，鹤鸣弟兄二人，弟名鹤颜，母亲料理家务，兼搞农活。由于生活负担重，仅靠父亲一人自耕，难维持全家温饱，乃兼营榨油业以谋生。

鹤鸣、鹤颜两兄弟在幼年时，即和其他农家子弟一样，帮助父母从事一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因而自小即培养成勤劳、节俭、朴实的习性。鹤鸣性较聪颖，六岁即从师课读，在乡里读了三、四年私塾，乃到县城转读高小，一九一三年十三岁时考入都匀十县联立中学（四年制的旧制中学，含初、高中课程）。

鹤鸣之父母终身居于农村，且弟弟鹤颜亦渐成长，协助务农，全家节衣缩食，逐渐添置薄田十余亩，以裕耕食。

一九二零年，鹤鸣之祖父囿于“宗法礼教”习俗，为鹤鸣逼娶独山县马道子拉加村石占魁之女为妻，结婚“良辰”，鹤鸣从军在外未归，闻系以雄鸡代“新郎”成礼。一九二二年鹤鸣随部队回黔，曾暂驻防独山，鹤鸣在家中老人们逼迫之下，回家与石氏同居十日，鹤鸣又随军开赴四川（黔军与滇军唐继虞部作战失利，黔军退到四川），此后鹤鸣随军由川入湘，参加北伐，连年征战在外，未顾家事，石氏于一九三一年病故于家乡。

一九三四年，鹤鸣在贵阳续娶杜延昌为室（杜氏是息烽养龙站人，即当时在黔军任旅长杜肇华之妹），此时鹤鸣已任团长。不

久，鹤鸣奉命赴广西接运军械，便道送杜氏到独山乡间（上道乡纳潮村）看望翁姑，在家约居半年，因口角生疔疮，医治无效亡故，遗下刚生二个月的女孩（刘淑珍，一九五四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附设的助产班，现在贵阳白云区医院工作）。

杜氏死后，鹤鸣感到女儿幼小，无人抚育，乃于一九三七年在贵阳与杨蕴华结婚（杨氏初中肄业，幼失怙恃，依叔父杨伯莹过活，稍长，靠织袜子手工维生，即现尚健在的鹤鸣的遗孀）。婚后杨氏生有三女一子，长女刘淑琴（一九五五年在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历任小学教师、校长）现任贵阳第九幼儿园园长，党支部书记；次女名刘淑芬（贵阳农校毕业，现在贵定县农业局任技术工作）；到一九四六年，杨氏又生一男孩，名刘凤筑（现在都匀桥梁厂工作）。

在一九四四年时，杨氏尚无子嗣，鹤鸣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思想影响，虽已生有三女，然儿子尚付阙如，经亡妻之姨妹杜元昌的介绍，认识关岭募役之小学教师梁德安，由于梁亦爱好园艺，与鹤鸣兴趣相投，因而于一九四五年又与梁结婚。婚后不久，鹤鸣在惠水兴办果木农场，颇得梁氏之助力，梁生有一女，名刘和平（现在贵阳祥康呢服厂工作）。迨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公布《婚姻法》，鹤鸣感到身为国家干部，不能不遵循法律，乃与梁氏协议离婚，一九五二年办理离异手续。

鹤鸣之母亲，在一九四四年病故；父亲刘贤荣于一九五五年在家乡病故，终年八十二岁。

二、少年时代

鹤鸣自幼好学，在邻寨龙井、谷里等村从名师攻读，不仅学习努力，且品行端正，诚实无华。虽家境贫困，常分散精力帮助家务劳动，但能漏夜挑灯苦读补课，深为良师器重，乐于教诲。因而学业成绩超群。稍长，在县城进高小读书，亦常于课外帮助亲

戚长辈从事家务劳动，生活极为俭朴，对城市一些富家儿童之奢侈习惯，深为厌恶。往后几十年直至终其身，能保持其艰苦朴素之刚毅精神和生活习惯，可以说自幼年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毕生保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之情操。

鹤鸣生长于军阀混战时期，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受封建残余的统治。早具报国壮志，努力求知，由于慎笃勤勉，学业成绩优异，于1912年（十三岁）考入都匀十县联立中学，父母看到儿子有培养前途，亦愿节衣缩食成全其志愿。

在中学学习之三年中，鹤鸣每于寒暑假必返家帮助父亲干农活和协助母亲搞家务，一九一五年临近毕业，适值袁世凯阴谋篡国，当时一些无耻文人，政客等妄图“攀龙附凤”，助纣为虐，都匀中学校长胡某上表拥袁称帝，表中有：“宁为专制犬，不做共和民”之奴颜婢膝字句。鹤鸣及大部份热血青少年得悉后，深为愤恨。他们曾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阅读过《神州光复志》和其他革命理论书籍，体会到革命力量摧毁了数千年专制政体，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牺牲若干志士头颅热血，胜利来之不易。为什么胡校长要迎合袁世凯称帝而断送共和呢？鹤鸣为爱国心所驱使，于是约同都匀的刘金榜、八寨（今丹寨）的莫绍锦等同学组成反袁团体——“国事研究会”，提倡“维护共和，打倒帝制”，并鼓动多数同学共同起来反对校长；一面写信给广东孙中山先生并上书北京政府“政事堂”请制止袁贼野心，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酝酿组织“护国”运动，并闻曾复信鹤鸣等嘉勉他们的爱国行动。但此信没有落到学生们手中而被学校当局截留，并作为爱国学生们的“罪证”；北京“政事堂”，实际等于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氏得悉非常震怒，乃电贵州军政主管转饬学校查办，当时教师中多数倾向革命，闻讯后立即暗示鹤鸣等逃避，免遭毒害，于是鹤鸣和几个组织活动的同学逃赴云南，在校所组织的反袁团体“国事研究会”亦随之解体。

三、立志报国、投笔从戎

鹤鸣等逃到云南时，适值蔡锷组织护国联军倒袁，鹤鸣等正中下怀，乃毅然要求入伍，在滇军二团当兵，随部队入川讨袁，曾在四川泸州、内江、成都等地与北洋军多次作战，不久，袁世凯猝卒，皇帝梦幻灭，袁之爪牙军队由川撤退。但护国联军中又起内讧，川军排外自固，驱逐滇、黔军。滇、黔军因战斗失利，撤退离川，鹤鸣乃脱离滇军，转到贵州松坎补入黔军第四团三营重当士兵。

一九一七年，曹锟贿选，毁弃约法，孙中山先生又领导组织“护法”力量以摧毁北方军阀势力，滇黔军又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组织“护法联军”进行援川（当时尚有北洋军队残余窜扰四川）联军进攻重庆、简州、再下成都，后转渝（重庆）驻防。

一九一八年，鹤鸣因愤恨连长何俊贪婪，扣发士兵伙食而与连长争论，致遭开除与禁闭，后得到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胡畏三（贵州独山同乡）的担保，方获释放。

鹤鸣因与滇军有旧谊，时值靖国联军第二军（滇军组成）赵又新在四川泸州办有“随营军官学校”（后改为“泸州云南讲武分校”）鹤鸣乃赴泸州考入随营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于一九一九年毕业，该校是军长赵又新兼校长，赵是日本士官生，全以日本军事教育的“绝对服从”为办学宗旨，授以典范令及部分四大教程，着重连、排战斗实习，教育方法，侧重注入式而启发少，鹤鸣在这一年的严格军事教育中，感到受益不少。体力较前健壮；集体生活观念从兹养成；但也感到头脑从此单纯，养成毕生在“旧式军人的规范”之中生活。

四、参加“护国”“护法”后， 在地方军队中

一九二零年，鹤鸣在四川涪陵又转入黔军第三团一营四连任少尉排长，当时吴传心（字厚安，贵州麻江人）任团长，是年，川军联合驱逐滇、黔军，袁祖铭率黔军返黔，逐走了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如周）。一九二一年吴部进驻兴义，鹤鸣调任本团一营中尉排长，此时，孙中山先生命谷正伦率黔军一部援桂，讨伐陆荣廷，鹤鸣及一部分黔军仍留守兴义防地。

一九二二年，刘显潜（字如渊，刘显世之兄）受云南督军唐继尧委为“贵州军事善后会办”刘乃勾结滇军回黔复辟，唐继尧令弟唐继虞（绰号“唐三瞎子”）率部以“护送联军副帅刘显世回黔”为名，又驱走袁祖铭，袁急调援桂黔军返黔，吴传心（厚安）升任第二混成旅长，仍兼第三团团长的，部队返到榕江，鹤鸣及原留驻兴义部队奉命到榕江归队，滇黔军混战数月，一九二三年黔军退入四川，吴厚安部队改为“陆军第94师”，吴任师长，鹤鸣改任135团二营六连副连长。

袁祖铭部在川东击败部分川军，扩大地盘及兵力，一九二五年，黔军又被川军联合驱逐，袁祖铭又率部回黔，此时袁部黔军已号称十万之众，滇军不支，退回云南，刘显世亦随之逃离贵州，袁以所部师长彭汉章任“贵州全省清乡司令”兼“贵州省长”，以师长王天培任“贵州军事善后督办”，以师长周西成任“军事善后会办”，但他们均仍握有兵权，鹤鸣任135团二营少校营长。

五、大革命北伐时期

一九二六年，广东国民政府（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改组之政府）

率师北伐，讨伐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受任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部各师均升格为“军”，王天培、彭汉章、何厚光、李荣等均升任军长，部队较前扩充，随袁开赴湘、鄂参加北伐，周西成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兼任贵州省主席，接替彭汉章主黔政。

鹤鸣随军入湘时，仍任原职，一九二六年年底，袁祖铭在湘西常德被唐生智第八军教导师（湘军）周调所诱杀。袁部事先无准备，致多被湘军解决，鹤鸣在仓促抗击中受伤，部队溃散，指挥失灵，各寻生路。鹤鸣途中经治疗后，不久即到长沙，适值“国民革命第三军”朱培德军长派该军驻汉办事处长谢汉清来长沙，常德一带收容失散之黔军，谢与鹤鸣原为黔军同事，见到鹤鸣后，谢约鹤鸣任收容副主任，先后收容黔军七百余人，先由谢率领乘船赴汉，令鹤鸣在长沙继续收容，候船去汉。不意湘军何健以为鹤鸣“运动”他之军队，要逮捕鹤鸣。因得友人預告，鹤鸣暂匿幸免，但何则对鹤鸣下通缉令，轮船码头、车站均派人守查，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亦在长沙募兵，鹤鸣忆及王开基鼓励之言，乃化装应募，得以脱险到江西南昌，补充警卫团第三营当兵。营长李圆发现鹤鸣熟悉军事，乃拨入第十连任中士班长，随后由江西开赴浙江江山、富阳、杭州与孙传芳部队作战，适蒋介石下野，孙传芳部渡江攻龙潭，警卫团又开赴栖霞山与孙军作战，孙军全部被歼后，警卫团开至镇江补充第十四师。

后闻由黔军改编之第十军开至安庆，此时原军长王天培已被杀，杨胜治继任军长，杨原与鹤鸣于黔军在川时即相识，杨知鹤鸣行踪后，即函约鹤鸣往安庆会见，乃派鹤鸣暂充第十军三十师（师长王天生）第一团（团长罗士彬，独山同乡）第二营任营附兼连长。一九二八年继续北伐，第十军作战勇猛，攻克苏北徐州，在九里山及鲁南峰县、临城、韩庄诸役，鹤鸣屡立战功，旋升任本营营长。第十军正乘胜夺取济南时，因在纬四路与日军冲

突，此时蒋介石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为避免与日军扩大冲突，乃令北伐部队之已渡过黄河者继续北上；未过黄河者，暂撤到泰安整顿。

第十军开到曲阜、泰安之线整顿时，由于伤亡不少，蒋介石有意限制和削弱黔军部队，不予补充，并令与第36军方鼎英部合编为“第十师”，方鼎英任师长，杨胜治任副师长兼29旅旅长，辖57、58两团，鹤鸣任29旅57团三营少校营长，继又开安徽蚌埠整训。

一九二九年蒋冯交恶，第十师调去河南灵宝攻击冯玉祥部；时唐生智在河南驻马店亦宣布反蒋，第十师开回郑州归阎锡山指挥攻唐，唐败溃，第十师乃开湖北武昌南湖，时有叛军陈旅（原为吴佩孚所属之鄂军，吴将崩溃时，陈旅投诚革命军，反又叛变）由黄陂方面沿长江北岸东窜，29旅奉令截击该叛军于巴河附近，当时鹤鸣任57团三营营长率该营为前卫，首先冲入下巴河街中，击溃叛军旅部及其在下巴河部队，击毙叛军官兵多人，并俘获叛军之某团长以下官兵四百余，为29旅创造了全歼该叛军之辉煌战果。

随后，第十师开赴岳阳防堵桂系李宗仁部，但李部未行动，乃调浦口转蚌埠整训。一九三零年调涡阳，后出亳州进击孙殿英军，孙连仲解孙殿英之围后，适津浦路北段吃紧，第十师转调往山东兖州、肥城，在桃花山激战中，鹤鸣右腿被弹击穿，被送杭州笕桥医院医治。

鹤鸣伤势愈后，乃至上海大华农场做工人，学习果树园艺半年。因在部队时有五个月之薪饷未得，1931年请假至洛阳原部领薪，到后，知本人已改调为58团中校团付（付团长，团长是吴绍周）鹤鸣又返部队任职。

蒋介石为防止“异己”部队不忠于他，乃将黔军所缩编组成之29旅撤销，将57团拨入第三师，58团拨为第三师第三独立旅第

三团，归旅长陈明仁指挥，调驻陕西华阴。一九三一年调攻石友三部于石家庄附近，将石部解决后，又调洛阳整训。

稍为安定时，派系倾轧，争权激烈，学系，区域，系统等观念浓厚（当时该部之醴陵系排挤非醴陵系等斗争更激烈）鹤鸣既非黄埔学系，又非醴陵派系，深感卖命时需要你，稍平安时便弃置，于是愤懑辞职。但是，当时适值“九、一八”后，全国抗日浪潮高涨，马占山等在东北奋起抗日，鹤鸣仍不甘蜷伏，辞职后乃到南京加入“青年援马团”当团员。该团旋赴北平募捐，募衣后出关援马。

六、奔赴东北抗日

一九三二年，马占山等在东北率领抗日义勇军血战方酣，全国民气激昂，都支持抗日，以收复失地。“青年援马团”到北平后，尚需从事募捐等活动，鹤鸣激发爱国军人血性，性急不耐，乃与原在四川泸州“云南随营讲武学校”同学王正平（云南人，曾在张作霖部作过事，一同化装出关，至打虎山加入抗日义勇军张孔修之骑兵团，与日军铃木旅团经常周旋于北宁线、沟帮子到厉家窝铺之间，经过两个多月与日军的拼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不幸老同学、老战友王正平在高山子英勇战死，鹤鸣亦在大虎山负伤，并感到当时南北人的地域界限观念仍颇严重，不象最初那样简单，乃不愿在东北继续呆下去，稍事治疗，乃又化装入关，转到蚌埠医伤，时两手空空，即电家中汇款济急，老人们亦盼归省，促回，鹤鸣感觉到处碰壁，难遂爱国初衷，并因离家过久，亦欲返里一看。

七、难酬壮志，回乡效力

鹤鸣行到汉口，遇见85师副师长，贵州同乡陈弦秋（陈后在抗日时期曾任十四军副军长，现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陈

劝鹤鸣暂不回家，并介绍到湘西洪江见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湘黔边区司令王家烈，王乃留鹤鸣任第六团一营营长。

一九三三年，王家烈返黔，接替毛光翔任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不久，发生王（家烈）、毛（光翔）、犹（国材）等权位之争，鹤鸣在内战中屡立战功，为王家烈所赏识。王胜利后，部队扩编，鹤鸣升任第六团团长。

一九三四年冬，中央红军由江西突围，北上抗日，经湘西入黔东南时，王家烈所部到黔东南石阡、镇远、黄平一带阻击红军，鹤鸣亦奉令率第六团参与其役，红军进至余庆、瓮安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当时黔军侯之担部（不是王家烈嫡系）在乌江和遵义溃败，退守习水、仁怀一带，国民党中央军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尾追红军入黔，并进驻贵阳，薛令王家烈部主力渡过乌江北岸进攻红军，鹤鸣率第六团在遵义、娄山关等处曾与红军多次作战，连吃败仗，这非鹤鸣始料所及。同时薛岳统率入黔之中央军吴奇伟部第四军（北伐时期，曾有“铁军”之称）在遵义几遭红军歼灭近一个师，残部逃回乌江南岸，也给鹤鸣以极大震惊。

一九三五年夏，红军离黔进入云南转赴四川、西康，蒋介石乘机夺取王家烈之军政权力，将王调去南京任军事参议院参议，旋入陆大学习，将黔军各部改编为中央直辖之五个师，分别调离贵州，将二十五军彻底瓦解。

王家烈嫡系十六个团，缩编为两个师（即102师和103师，每师两旅四团），整编时，鹤鸣任102师第306旅副旅长（旅长蒋德铭，师长柏辉章），此时，鹤鸣已更加认识到蒋介石的手段，不愿再为其利用，于是在102师将调四川，出省之前，鹤鸣即毅然辞职回家。

鹤鸣返到独山乡间看望老人，意欲归农，还其初服，不问世事。但家中老人和家族中人亦不愿其在家久闲，仍劝鹤鸣勿萌退

志，继续为国效力。

八、复在地方部队和保安系统的浮沉

一九三六年，贵州成立省保安处，冯剑飞任处长，冯曾与鹤鸣同事，知鹤鸣回乡赋闲，乃约鹤鸣任保安第一团中校团附（副团长），担任贵阳飞机场民工之管理，约二月，改任第四区（毕节）专署保安副司令，一九三七年，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一九三八年冯剑飞组建“预备第二师”，以保安团为该师基干，原保一团拨入该师。驻黔之九十九师师长傅仲芳兼任省保安处处长，知鹤鸣能吃苦耐劳，善于练兵和作战，乃调鹤鸣任保安第一团团长，重新接收新兵在毕节组成保一团，稍训练后，开贵阳担任城防，一九三九年，开赴滇黔公路沿线，由贵阳至亦资孔作护路工作。

保一团在滇黔线护路期间，鹤鸣之团部驻在普安，因而认识张芳同志（即张立），常与往来，并随时共同游猎，张芳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鹤鸣并不知悉，只感觉张之思想进步，英年有为，心窃倾慕。鹤鸣在张芳同志的影响下，无形中收到潜移默化之功，为尔后率部起义，投奔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九年，傅仲芳率驻在贵州之九十九师出省参加抗日（后该部扩为99军），遗下保安处长职务，由韩文焕接替，韩原在谷正伦统率下宪兵队工作多年，韩为扩充宪兵系统势力，调进宪兵系统大批官佐入黔，并任蒋贤辅（原系韩任宪兵团长时之副团长）接任保一团团长，将鹤鸣调任保安处副处长。

韩文焕任保安处长后，曾向各处侦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曾到普安缉捕张芳同志。张闻讯早走避。韩闻知鹤鸣曾与张往还密切，韩一到任，便将刘调任虚职。后入遵义步兵学校短期受训。

一九四四年，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吴鼎昌调职，由杨森接任，韩文煥亦去职。杨将原保安处改为省保安司令部，杨自兼司令，以马守援（学波）任副司令，下设保安、经理、总务、情报、医务等五处，鹤鸣改任保安处处长，此时的保安处职权仅等于参谋处。杨部二十军之团长郭大树与鹤鸣在泸州原靖国联军“云南随营讲武学校”是同学，可能郭向杨森介绍鹤鸣的情况，因而得以留任。但实际并不让鹤鸣常在贵阳，多派到边远各县指挥“清剿”工作。一九四六年，杨保送鹤鸣到南京进“军官团”短期受训，说是学习“新军事知识”，实则等于排挤。

九、蓄志开发实业，兴办果树农场

鹤鸣已感到并不受杨信任，难以展其怀抱，乃于一九四六年从南京学习回来，立即申请退役，杨森也顺水推舟，准其离职，鹤鸣乃“解甲归田”，赴惠水经营果木农场，鹤鸣早在上海即进入大华农场当工人半年，学会一些果树栽培技术和园艺常识，此后在地方工作时期，又常购阅有关农艺书刊，进而增长了对果木的栽培、嫁接等知识，在惠水前后三年的时间，收集、栽培了国内外名种果树数千株，品类达三百余种，果树砧木十多种，饮料植物（甘菊、杭菊）及提香精植物（随手香草、梨香菊、夜合苏等）各数种，药材二十余种，高产优质蔬菜二十余种。还有一些小型栽培、嫁接试验活动或由国外和国内各省高价引进。此外，还研究、试验、改良嫁接成功数十个名贵奇异品种果木和花卉。

鹤鸣不仅向书本上求知识，向土地上找财富，还虚心向老农、园艺家、果树种植能手等经常求教，欢迎他们亲临农场实地指导。加以本身的刻苦劳作和孜孜不倦的实践，又得到共同兴趣者梁氏夫人的襄助，终于使理想变为现实，果林青葱繁茂，结实累累。

鹤鸣在惠水经营之果树农场，系一九四五年买下惠水县赤土之荒山、荒土，当年即移家其中，并由其梁氏夫人（德安）常任负责管理（梁亦有浓厚的园艺兴趣），雇人临时开垦，鹤鸣亦常去布置和参加劳动，一九四六年，鹤鸣决心退役后，更锐意经营。因他早怀此志，随时均思“还我初服”，“息影林泉”。

贵州解放初期，鹤鸣主动将全部农场交请惠水当地政府接收，另派人经营管理，鹤鸣全家则移住贵阳，又在贵阳市区北郊关刀岩另买荒山一幅，并盖起木板平房三间，移家山上，仍陆续引进国内外各种名花异果，栽培，嫁接，只是规模不及惠水之农场罢了。经营几年，果木大部成活。鹤鸣主要作气候、土壤及嫁接改良品种等观察研究。虽因担任农业厅副厅长工作繁忙，仍随时挤出时间，（多是下班后和假日）从事农场劳作。后来又因经常出差，调查、研究、辅导各地农业开发，恐误公事，无力兼顾，乃将农场全部财产无偿地赠给当地生产队接管经营，只留住宅前后一、二分地上试种之少数花果而已。以后若干年中，直到离开人世，鹤鸣不仅关心自营农场的种植，也极度关心家乡独山之果木发展，随时将购入或培养成功之国内外著名果树苗等分赠独山乡间亲友和上道农业中学等，并曾数度亲临指导栽培。

十、复起从政、治军、服务桑梓

杨森在贵州政声不好，遭到省内外黔人反对，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乃将杨调任重庆市长，另派谷正伦（贵州安顺人）接任贵州省主席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撤销原滇黔绥署名义）。

是年秋，谷约鹤鸣来省谈话，动员鹤鸣仍应复役，为桑梓效力，鹤鸣认为谷是本省人，过去在黔军即知谷较正派，此次谷来治贵州，可能比杨森有作为，于是答应，愿为之效力。谷乃任鹤鸣为贵州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并催赴毕业就任。鹤鸣在毕节专区经年，整饬吏治，安靖地方，廉洁奉公，身体力行，因而力